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全传

成思远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明英宗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录



第一章	童昏皇帝	(1)
第二章	英宗北狩	(49)
第三章	北京保卫战	(90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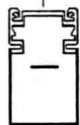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童昏皇帝

一、父皇西游

洪熙元年(公元1425年)六月十二日,二十七岁的皇太子朱瞻基在紫禁城奉天门即位称帝,改明年为宣德元年,大赦之下。史称朱瞻基为宣德皇帝或明宣宗。

据野史记载,宣宗朱瞻基降生前夕,时为燕王的朱棣梦见父皇授一大圭,上镌“传之子孙,永世其昌”八字。满月之日,朱棣前往探视,不禁大喜:“儿英气溢面,符吾梦矣!”杀进南京并夺取皇位后,朱棣更是对这个应梦而来的嫡长孙宠爱备至,时常将其带在身边,多次在众臣面前夸耀。一日,朱棣竟毫无顾忌地说道:“此他日太平天子也。”这种明确将来统嗣所在的天语纶音,无疑对加强和巩固太子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永乐九年(公元1411年)十一月,年仅十四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。自后,朱棣无论出征、巡幸,都将其带在身边,并先后挑选了胡广、金幼孜以及杨荣等名士为其讲授经史,即使在行军途中亦不停止。两年后,外藩朝贡,为煊示天朝神威,朱棣下令在皇家校场举行盛大的射箭比赛。皇太孙挽弓搭箭,连连射中,引来满堂喝彩。朱棣心中大喜,感到年轻的皇太孙全然不像其肥笨迟缓,不能骑射的父亲,其敏捷的身影中处处闪现着自己的影子。为了进一步考察皇太孙的文才,朱棣将皇太孙召至御前:“今日华夷会聚,四海一体,朕有一句上联,汝试对下联——”朱棣沉吟了一会,口出上联:“万方玉帛风云会”。话音未落,皇太孙应声对曰:“一统山河日月明”。在场的文武大臣无





不啧啧称奇。

皇太孙一改其父怯懦仁柔的形象,对任何有可能危及父亲太子地位的言行,总是毫不回避地予以反攻。一日,朱高炽奉命带领朱高煦等人到孝陵祭祖,皇太孙亦随同前往。由于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,脚又生疾,虽有两名太监左右搀扶,仍举步维艰,前后踉跄。紧随其后的汉王朱高煦见此景象,不觉冷声笑曰:“前人磋跌,后人知警。”此言一出,走在汉王身后的皇太孙立即接口:“更有后人知警也。”汉王回顾失色,内心大惊。

朱棣死后,朱高炽登基。自永乐二年册立太子至今,已整整二十个年头,其间,朱高炽上不能见爱于父皇,下不相容于诸弟,若非皇太孙强力支撑,太子地位几乎不保。而一旦登基称帝,其原始的本性便无可遏止地暴露出来。对于图谋夺位的两个弟弟,只知笼络,禄米一加再加;对于已成为太子的朱瞻基,则无端生疑,竟以祭祖为由,令太子长期据守南京。虽然朱高炽身体肥胖,行动不便,但在女人身上却身手不凡。由于居丧期间纵欲无度,加之服用大量春药,本就多病的身体迭受重创。结果,苦苦等待了二十年的皇帝宝座尚未坐热,即撒手人寰,一命呜呼了。

皇帝猝然驾崩,太子远在南京,汉、赵二王一直蠢蠢欲动,处在如此险象万端的危局,托孤重臣决定秘不发丧,派内侍海寿等人飞马南下,急召太子回京即位。尽管一切在急如星火而又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,汉王朱高煦还是很快侦知了这一惊人秘密。经过一番短暂的利弊权衡,汉王立即派出一队杀手,自乐安州出发,意欲中途截杀太子。似是冥冥中自有神助,就在杀手们尚未出城时,太子朱瞻基早已超过乐安,杀手们扬鞭奋蹄,直到良乡近在眼前,方恨恨而归。

六月初三日,亦即仁宗死后的第二十日,太子朱瞻基昼夜兼程自南京奔至北京良乡,并在此接受了继位遗诏。举哀发丧礼毕,未等汉王缓过劲来,太子朱瞻基早已袞服加身,并以大明开国后第五代令主的九五之尊,遥遥俯视天下苍生。



皇权更迭，政局不稳。这在汉王看来是上天赐予的千载难逢的夺位良机，于是秘密布置兵力，准备伺机发难。他首先派亲信卫士枚青等人悄悄潜入北京，意欲重金买通英国公张辅，诱使其成为起兵后的内应。孰料枚青等人刚刚跨入英国公府第，早已埋伏的锦衣卫官员一拥而上，将枚青等人死狗般捆住。汉王举兵夺位的阴谋终于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。

宣宗在确切得知汉王意欲举兵谋反的情报后，顿时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：若大举镇压，难免遭人口舌，枉背杀叔之恶名；若按兵不动，汉王必首先挑开战端，一场灾难将在所难免。权衡再三，宣宗决定派亲信太监侯泰前往乐安，对汉王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告诫其切莫因小失大，一失足而致千古遗恨。

早在枚青等人秘密奔赴北京的同时，汉王暗中约请山东部指挥靳荣，密定起兵之前的具体事宜，又在各卫所发放弓箭、刀枪、旗帜等，并把各郡县的良马强行征来，设立五军四哨。在任命了大批官员后，汉王决定首先攻取济南，然后杀奔京师。一切布置妥当后，朝廷的使者终于抵达乐安。

寒暄过后，侯泰将宣宗之意一一道出。话音未落，汉王早已憋不住，用力一拍几案，茶碗立时飞了起来：“靖难之时，没有本王拼死拼活，怎能夺取天下，又何来今日之太平盛世！可恨父皇竟听从奸佞构陷，将我徙封于此。仁宗只知对本王施以小恩小惠，全然不顾及兄弟之情，如今侄皇帝又动用祖制威胁本王，老子早受够了！”言毕，汉王抽出随身携带的宝剑，冰冷的剑锋闪电般在侯泰等人面前划过：“本王凭此一剑，横行天下足矣！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，立即将夏原吉等奸佞之臣逮捕下狱，否则本王将举兵北上，以靖国难！”

侯泰早已被汉王的一通胡言乱语吓昏了头，回到京城后犹自眼冒金星，浑身乱颤，不敢以实情相告，随同前往的锦衣卫官员感到事态重大，立即将汉王的举动奏明宣宗。宣宗闻讯大怒，立即召见夏原吉、杨士奇等重臣紧急磋商平叛措施。



宣德元年(公元1426年)八月,汉王朱高煦效仿乃父当年,以“清君侧”为由,宣布起兵“靖难”,再圆一个“叔夺侄位”的美梦。但这一煌煌大梦注定要到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了,如今的宣宗帝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优柔寡断的建文帝,而如今的汉王更非当年那个勇武果敢的燕王。就在汉王刚刚举起谋反的旗帜,宣宗立即下令平江伯陈瑄及指挥黄谦重兵严守淮安,以防汉王兵败南逃,又令郑、襄二王留守京师,然后统率大军,亲征平叛。

汉王未料及皇上竟然御驾亲征,顿时慌了手脚,原先约定的几支零散武装,闻听朝廷大军将至,立时作鸟兽散。随着大军的越逼越近,汉王自感末日将至,龟缩在乐安城中闭目等死。

大军开赴到乐安城北,宣宗立即下令封锁城中四门,随后将乐安铁桶般围住。宣宗命少师蹇义草就敕令,射入城中,令汉王出城投降。惶栗无计的汉王接到敕令后,自感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,无奈只有归降请罪。

宣宗未费一枪一弹而彻底平息了叛乱,面对群臣“大义灭亲”的请求,思虑再三,决定免其一死,废为庶人,囚禁于西安门内逍遥城中。过了几年,宣宗念及亲情,亲自到囚所探望,孰料汉王竟然稳坐不拜。宣宗大怒,厉声痛斥。就在宣宗气呼呼转身欲走时,汉王突然用脚将其勾倒在地。宣宗遭此羞辱,立时恼了性子,当即命卫士抬来一口重约三百斤的铜缸,结结实实将汉王扣住,犹不解恨,下令在铜缸四周堆积木炭,用火点燃,将汉王活活烫死在铜缸中。朱高煦被炙死后,其他诸子一并伏诛。一场皇家内部的纷争闹剧,终于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。

宣宗在位十年,明帝国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,“吏称其职,政得其平,纲纪修明,仓庾充羨,闾阎乐业,岁不能灾”,史称“民气渐舒,蒸然有治平之象”。明代十六帝中,宣宗几乎以一个完美君主的形象出现在明史中,但其荒唐的废后之举,难免给史家留下一丝遗憾。

宣宗原有皇后胡氏,贵妃孙氏,此外还有贤妃吴氏等十二妃



嫔。在这为数不多的后妃中间，宣宗最宠爱的莫过于贵妃孙氏。

当年明成祖朱棣为皇太孙朱瞻基筹办婚事时，下诏选济宁人胡善祥为皇太孙妃，选邹平人孙氏为皇太孙嫔。原来胡氏是胡荣的三女，胡荣长女因才色双全被选为朱棣的宫妃，第三女便被选为皇太孙妃。孙氏是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，生来美丽聪慧，当时仁宗皇后的母亲、彭城伯夫人也是永城人，与孙忠家有往来，十分喜爱这个容貌姣好的女孩。后来永乐帝为太孙选妃，彭城伯夫人便推荐了孙氏，永乐帝令当时还是皇太子妃的张氏在宫中抚养年仅十岁的孙氏，七年之后皇太孙结婚时，孙氏被选为皇太孙嫔。孙氏从一个县城主簿的女儿，入宫后成为百里挑一的皇太孙嫔，后来随着瞻基即位，胡氏为皇后，孙氏为皇妃，她已经够出人头地的了，但仍不满足，一心想当皇后。这位孙氏不仅姿色迷人，而且工于心计，很讨朱瞻基的喜欢。起初瞻基对两位夫人并没有什么偏爱，但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，瞻基对第二夫人孙氏的宠爱逐渐超过了第一夫人胡氏。孙氏与胡氏有贵妃和皇后的区别，不论是名份还是地位，孙氏都比胡氏差一级。孙氏是个不甘屈居人下的女人，很想把排在前边的胡氏赶下去，自己做第一夫人、大明帝国的皇后。但永乐帝和洪熙帝在世时，她不得不暂时收敛自己的野心，否则便会因此被赶走。后来朱棣和高炽相继去世，对她极为宠爱的朱瞻基当了皇帝，孙氏便以她特有的精明，设法挤开胡氏。表面上她对胡氏十分恭顺，做得像心甘情愿地低人一等；暗地里却在积极活动，寻找机会。

青年皇帝朱瞻基颇好巡游之事，胡皇后觉得有些不妥，便规劝瞻基不可过分，引起了瞻基的不满和厌烦，他经常在母亲面前发牢骚，嫌胡皇后多事。孙氏却从未劝过瞻基，为了巩固瞻基对她的宠爱，她从来不做使瞻基扫兴之事。

瞻基自然明白孙氏的心理，他也想将美丽聪慧、令他着迷的孙氏立为皇后，无奈胡氏已在他即位时被立为皇后，如果没有充分合适的理由，是不能随意改立皇后的。好在瞻基比孙氏更为



精明，与孙氏密切配合，一步一步地实现目的。二人都明白，要想改立孙氏为皇后，既不能操之过急，又不能搞得太露骨，首先必须得到瞻基的母亲、皇太后张氏的许可。于是二人想了个办法，首先试探一下皇太后的态度。按照明代的制度，作为皇后既有金册（即册立皇后的金册），又有金宝（即皇后的金印）；而皇贵妃则只有金册，没有金宝。以此来区别皇后和皇贵妃的等级。宣德元年（1426）五月，瞻基和贵妃孙氏经过一番密谋，由瞻基出面向太后请示：当初胡、孙二人同时为皇祖选为妃、嫔，名位上相差不多；如今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贵妃，一个有册有宝，一个有册无宝，相差得太多了。是否可以赐给孙妃一个金宝，让她与胡氏的名位差不多，希望母后来决定。

张太后早年跟随朱高炽监国，颇有历练，养成了一些善处大事的才干。瞻基和孙氏的把戏，她如何不知？尤其是瞻基平日张口闭口敬守祖制，如今却为点小事作借口，想改变祖制，太后早已看透了二人的用心。当初她在宫中养育孙氏时，就对这个善伺人意、过于灵慧的小女子不太喜欢，倒是胡氏沉默大方、颇能容人的大家风范更让她喜欢。但她更了解儿子的禀性，瞻基是个胆大敢为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青年人，如果不答应他，他还会想出更多更大的借口来力争。同时张太后也十分喜欢自己的儿子，认为即使孙妃有了金宝也还是孙妃，名位稍优，但并未超过皇后，因此赏予金宝也未尝不可。想到这里，太后勉强答应了瞻基的请求，派人特地为孙妃铸造了一颗金印。

瞻基和孙氏赢了第一局，又为下一步做打算。要想废掉胡后，改立心爱的孙氏为皇后，关键的前提是，找出胡后身上不配当皇后的明显短处，再设法使孙妃身上有个配当皇后的明显长处，以明显的优势将胡后比下去，事情就好办了。胡后的短处极易找到，她多年不育，未给皇上留下子嗣，不能为皇帝传宗接代的女人是不配做皇后的。这一条用在皇后身上固然合适，然而孙妃和皇后一样，也没生过孩子，当然也就不配做皇后。看来这



一条对孙妃不利，只好另求妙法了。

可是除了生育之外，瞻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使胡、孙二人分出高下的招法，只好又回到原来的思路，仍然围着生育一事打主意。朱瞻基毕竟是朱瞻基，他是帝国最有权势的人，宫中又有那么多足智多谋、机敏干练的宫人替他做事，又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？胡后和孙妃未曾生育，但在当时皇宫里，与瞻基有过性关系的宫女很多，她们之中有人怀了皇上的孩子。

宫女替皇帝生了皇子，就会得到皇帝的宠爱，待遇和地位都会随之大为提高，未生皇子的宫女出于嫉妒之心，往往暗中设法杀掉皇子甚至同时怀孕的宫女也相互倾轧，谋害对方。这种古老而残酷的宫廷斗争，在明代颇为盛行，以至于象瞻基那样的风流天子，十几年中只有二子二女保留下来。起初孙妃极有可能参预这样的“竞争”，如今不同了，她需要一个皇子。于是在一些心腹宦官、宫女的参预下，将别人生下的皇子据为己有，终于抢在胡后之前“生出”了皇长子朱祁镇。这些人真可谓神通广大、身手不凡，他们将此事做得干净利落，以至于别人顶多只能怀疑皇子并非为孙妃亲生，而这位皇子的生母是谁，又是怎样被人夺走皇子后销声匿迹的，则无从考查了。

宣德元年孙妃还同胡后争平等，索金宝，宣德二年孙妃便生了皇子，此人争夺皇后的进程可谓神速。至于皇长子是否为孙妃所生，别人不知道，经常与孙妃打得火热、同眠共枕的朱瞻基不会不知道。此事乃是他与心腹宫人策划的瞒天过海之计，如今有了着落，瞻基自然满意。他立即顺水推舟地向外廷公布了孙妃生子、皇帝有嗣的消息，同时也对孙妃更加宠爱了。

“立嫡以长”和“母以子贵”是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道德法规，孙妃生的皇长子要立为皇太子，而孙妃作为太子的母亲也应该被立为皇后。外廷群臣当然明白这一点，他们也对宣德皇帝亲孙妃、疏胡后之事早有耳闻，如今孙妃先生了皇长子，皇上又是那般高兴，其中的缘故谁人不知？于是一些眼明手快的侍



臣在皇子出生八天之后，便纷纷上疏，有的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，有的请求改立孙妃为皇后。其实二者是一回事。瞻基见到上疏，他为外廷所造的声势感到满意。

身为皇后的胡氏听到孙妃生子的消息，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被人占了先，即使以后再生皇子，也永远赶不上孙妃了，加上内外宫中已经刮起了早立太子、改立皇后的风潮，眼见得瞻基一天天地疏远自己，便知趣地向瞻基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，改立孙妃为皇后，自己有病，愿意辞位。瞻基见胡后自己提出了这种想法，心里自然高兴，可谓正中下怀，但表面上仍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对胡后的提议未置可否。

孙妃更会做戏，听到胡后的辞位的提议，居然假惺惺地逢人就讲：皇后病好了自会生育，我的孩子怎么能抢在皇后的孩子之前呢？

瞻基和孙妃虽然赢了第二局，但改立皇后的条件尚未十分成熟，还须要创造更为充分的条件。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有三：一是道德舆论，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，“宠艳妃而废元后”，作为一个君主是一种极大的失德（或称缺德）行为，弄不好会被列为荒淫无道之君，遭到正人君子的歧视和唾骂；二是张太后并未同意改立皇后，尽管瞻基已经屡次将长子抱给太后看，老太后也十分喜爱这个长孙，但对废胡后立孙妃的舆论好象没听见，对此事始终未做任何表示。第三是多数文武重臣对此事也未明确表态，杨荣倒是一马当先地表示应该废胡立孙，但并未得到其他人的响应，杨荣见他的提议在高层人士中反映冷淡，便也有些泄气。

瞻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。他权衡了一下形势，做出了决定，一是要设法避开“废后”的举动，免得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名声；二是必须获得太后的同意和支持；三是必须争取文武重臣的支持和帮助。瞻基是个颇有才略的人，做事一向有板有眼，从不乱来。他对废胡后立孙一事采取了如下的步骤，先争取太后的同



意,再用太后这顶大帽子来压迫群臣同意,然后再让群臣替他出主意,想办法,圆满完成改立皇后的活动。

主意打定,瞻基先找太后请示:孙妃生了皇长子,群臣和胡后都请求早立太子,改立皇后,母亲您看这事怎么办?张太后深深叹了口气,他知道儿子打定主意要做的事,谁也拦不住,况且事实和外界舆论都对孙妃有利,儿子请示她,不过是做个样子。没办法,张太后只好同意了瞻基的请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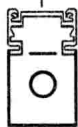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这关一过,瞻基立即召来君臣商议此事。几位核心人物到来后,瞻基开门见山说道:“朕三十岁还没有儿子,如今幸亏孙贵妃生了儿子,历来的规矩都是母以子贵,过去也有这样的先例。只是这样一来中宫皇后应该如何处置呢?”见无人搭话,瞻基又顺嘴编了几件皇后的过失。杨荣最善于领会皇上的用意,立即抢先答道:“有这几条过错就可以废掉她。”自从袭取赵王的建议未被采纳,杨荣总觉得自己皇上面前讲话不如杨士奇等人有分量,因此这次想抓住机会、讨得皇上的欢心。瞻基觉得杨荣讲话太露骨,转头问别人:“废掉皇后,前朝有先例吗?”蹇义回答:“宋朝的仁宗曾将郭皇后降为仙妃。”瞻基很希望别人也同意蹇义讲的例子,将胡后降为贵妃。不料竟也没人附和,瞻基只好问张辅、杨士奇和夏原吉三人:“你们几个怎么不说话?”杨士奇这才抬起头,闷声闷气地答道:“臣对皇上和皇后,就如同孩子对待父母,如今中宫皇后就是母亲,我等群臣就是孩子,孩子们哪有资格商议废掉母亲呢!”瞻基一听,不禁暗暗吃惊,他瞪大眼睛瞅着士奇,这哪里是什么母子之论,分明是对他的变相抗议!瞻基没想到他的首席近臣竟让他如此难堪,气得脸色都变了。但士奇的话在封建道义上句句占理,无法反驳,瞻基只好暂且忍住。他又问张辅和夏原吉怎么想的,二人“这个,这个”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,最后只好说:“这件事很大,请容臣等详细计议再向皇上禀报。”其实二人心里很想同意皇上的主张,但碍于士奇讲的不可以废母之说,不好表态。瞻基将他所担



心的舆论问题说出来：“此举不会受到外界的评议吧”，他还想劝导近臣为他此举出主意，胆小忠谨的蹇义谦恭地说：“过去也有这种事，外界哪能评议呢！”杨士奇立即反驳：“宋仁宗废掉郭皇后，孔道辅和范仲淹率领谏官数十人请愿反对，全被罢官，史书至今记为贬事，哪能说外界没有评议呢！”蹇义受了抢白，一时语塞。士奇此话明为反驳蹇义，真正的含义却是在声明，皇上废掉皇后一事，日后必遭史书的贬斥。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，可是连皇帝都对士奇的强硬态度感到无奈，别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讨论改立皇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，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出宫的途中，杨荣和蹇义对夏原吉和杨士奇说：“皇上早有此意，我们几个人是拦不住的，你们又何必那么认真呢？”士奇没言语，他对杨荣和蹇义处处围着皇帝转、不敢直言进谏有些瞧不起。夏原吉倒觉得杨荣的话在理，但他认为事情应该做得更完善、更圆满，“应该商议一下怎样安排中宫皇后。”原吉说。“今天讲到皇后的过错，没有一条是应该废掉的罪名。”士奇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几个人的途中会议还是没有结果，但士奇的最后一句话，却被杨荣记住了，不错，皇后如果有了更合适的罪名，不就可以被废掉了吗？回到家里，杨荣连夜琢磨和编造了一些皇后的“严重”罪名，写在纸上，揣进怀里，准备有机会递上去。只要皇上愿意，臣下就应该顺从，何必与皇帝做对呢？这是杨荣的一贯政治哲学。

第二天一早，瞻基只将杨士奇和杨荣召到皇宫西侧的西角门，他很清楚，群臣之中，士奇和杨荣最有谋略，也最有影响，只要他们二人同意，群臣这一关就不难过了。他问二人：“你们商议得怎么样了？”杨荣早有准备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张纸递给瞻基，上面居然列了皇后二十条罪状，但几乎全是诬蔑诋毁之词。杨荣自以为有功，颇为得意地对瞻基说：“就凭这些罪名，就可以废掉皇后！”不料瞻基才看了二三条，便突然变了脸色说：“皇后什么时候做过这些恶事，难道宫中没有神灵照鉴吗？你怎么





会编出这么多罪名呢！”杨荣好像挨了一闷棍，吓得赶忙低头请罪，他为自己的失算感到懊悔，同时又对此大惑不解：皇帝要找皇后的过失，杨士奇昨天还说那些过失根本不顶用。今天我编造了这些颇有分量的罪名，皇上反而申斥我，我有什么不对的呢？他不明白，瞻基虽然想废掉胡后，但毕竟还念二人的夫妻之情，当然不能容忍杨荣过分诬陷胡后。同时，他对杨荣过分露骨的提议也有些不满。

瞻基又问杨士奇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士奇还是老观点，举出汉光武帝和宋仁宗废了皇后、晚年后悔的例子，劝瞻基慎重从事。瞻基拉长了脸，一声不吭。第二次小型御前会议又是不欢而散。

瞻基下决心要使杨士奇转变态度，他颇有耐心地再次召见杨士奇，征求意见。士奇也深知瞻基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青年皇帝，这样硬顶着也没用，于是便抬出太后的招牌来与瞻基周旋，他以为太后肯定不会同意此事的。不料瞻基告诉他，废胡立孙正是太后的意思。士奇知道瞻基肯定设法说服了太后，他也就没有更为可靠的同盟者了，杨荣说得对，皇上早已铁了心要废胡立孙，别人谁也拦不住。可如果皇上再问此事，自己又该如何回答呢？

瞻基同样深知士奇和杨荣的为人性格，杨荣总是顺从皇帝，但不计后果，对一些私事不能拿出令人满意的意见。杨士奇则从不轻易顺从或反对皇帝，但他做事顾全大局，一旦顺从皇帝，就会为之筹划出较为完善可行的方案。因此瞻基在改立皇后这件事上，必须依靠杨士奇来为他做工作。

过了几天，瞻基挥退左右人员，将士奇单独召至文华殿，再次问他如何处理此事。杨士奇还是摇头，瞻基询问再三，士奇半天才抬头问瞻基：“胡后与孙妃关系如何？”瞻基明白士奇已改变态度，便说：“二人关系和睦，相亲相爱。但是朕看中皇长子，有位算命的人说，皇后命中注定无子，因此我才想改立皇子的母亲为皇后。皇后如今病情见好，孙妃每天都去探望，十分殷



勤。”士奇这才讲出了自己的打算：“可以乘皇后有病的机会，设法开导她辞让皇后的名位，这样一来，二人一升一降都合乎礼法，皇上的恩眷也不受影响。”瞻基听罢，不禁点头称是，觉得还是杨士奇有办法，又忠诚可靠。

瞻基按士奇出的主意做了，过几天又召见士奇，告诉他：“你的主意果然不错，皇后欣然辞位，孙妃坚持不受，皇太后也不同意皇后辞位。但是皇后还是坚决辞让。”士奇知道事已至此，已经无法挽回了，这位忠诚的老臣怀着对无辜皇后的同情，郑重地对瞻基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就请陛下您平等对待两位皇后。过去宋仁宗虽然废掉了郭氏，但待她恩意加厚。”瞻基见士奇语气有些低沉，知道他为皇后不平，不觉受了感动，便也同样郑重地对士奇说：“好吧，我不会食言。”到此为止，改立皇后之事才算定下来，瞻基为此下诏：

皇后胡氏，自惟多疾，不能承祭养，重以无子，固怀谦退，上表请闲。朕念夫妇之意，拒之不从。而陈词再三，乃从所志，就闲别宫。其称号、服食、侍从悉如旧。贵妃孙氏，皇祖太宗选嫔于朕，十有余年，德义之茂，冠于后宫。实生长子，已立为皇太子。群臣咸谓春秋之义，母以子贵，宜正位中宫。今允所请，册妃孙氏为皇后。

胡氏被迁出了正宫，退居长安宫中，赐号为静慈仙师；孙贵妃则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。虽然诏书里讲的皇后力辞，贵妃谦让，最后贵妃迫不得已才就位皇后的，但是宫内宫外的许多人都知道皇后辞位并非自愿，而是被迫的。瞻基的诏书真是欲盖弥彰，史书上记载，皇后“无过被废，天下闻而怜之”。太后更是如此，她非常怜惜胡氏，常把胡氏召入清宁宫和自己同住。内廷举行宴会，太后也总是把胡氏的座位安排在孙后之上。这种安排倒常常使现任皇后孙氏怏怏不乐，但碍于太后的情面和地位，她也不敢有什么动作。



废后胡氏就这样在后宫中平静地生活了七年，终于郁郁而逝，死后以妃礼安葬。天顺七年（公元1463年），英宗病危时，其皇后钱氏终于揭开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：“皇上非孙太后所生，实宫人之子，死于非命，久无称号。胡皇后贤而无罪，废为仙姑。其死也，人畏孙太后，殓葬皆不如礼，胡后位未复，惟皇上念之。”英宗如梦方醒，立即下诏追谥胡氏为“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”，并以皇后之礼重新安葬。

瞻基改立皇后一事，虽然表面上做得很象样，但当时即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失德之举，瞻基自己也知“宠艳妃而废元后”的丑名，他是脱不掉的。瞻基是个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很强的人，他也感到这件事的确有损于他作为一个英明君主的光辉形象。其实这件事本身倒充分显示了瞻基非凡的政治才能，他无愧于“风流天子”的称号。瞻基后来对此事也有悔意，曾经自我辩解：“这都是朕年轻时干的事。”尽管这个辩解很乏力，倒也说明这位“风流天子”还有点常人的良心。

宣德十年（公元1435年）正月初三日，一代英王宣宗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进入弥留之际，他竭力睁开迷蒙的双眼，浑浊的双眸闪动着丝丝不安，他似乎要交待什么，但最终又将到嘴的话咽了回去。因为他内心十分清楚，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，国家表面上宇内升平，一派繁华景象，但故元势力犹存，一旦犯边入侵，一场灾难势所避免。太子虽然聪慧，但即使是超级治国天才，以八岁之龄也无力挑起这副重担，何况留给太子的并不是一个铁桶江山。为了使刚刚有点起色的治平之象继续下去，更是为了皇权的顺利更迭，宣宗死前留下遗诏：“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。诸王宗室悉遵祖训，谨守藩国。嗣君年幼，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，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。”言毕，撒手归西。

宣宗死后，谥曰“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”，庙号宣宗，入葬景陵。皇太子朱祁镇尚未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，即被群臣强行簇拥到龙椅上。祭天告地，死追活封